



天谋霸主

德川家光

「目」山冈庄八 / 著

张芸 白雪莉 / 译

《德川家康》系列名篇

创造了超过1800万册的销售传奇

当兵家谋略、经管之策、处世妙方、
用人之术集结一身时，此人乃天谋霸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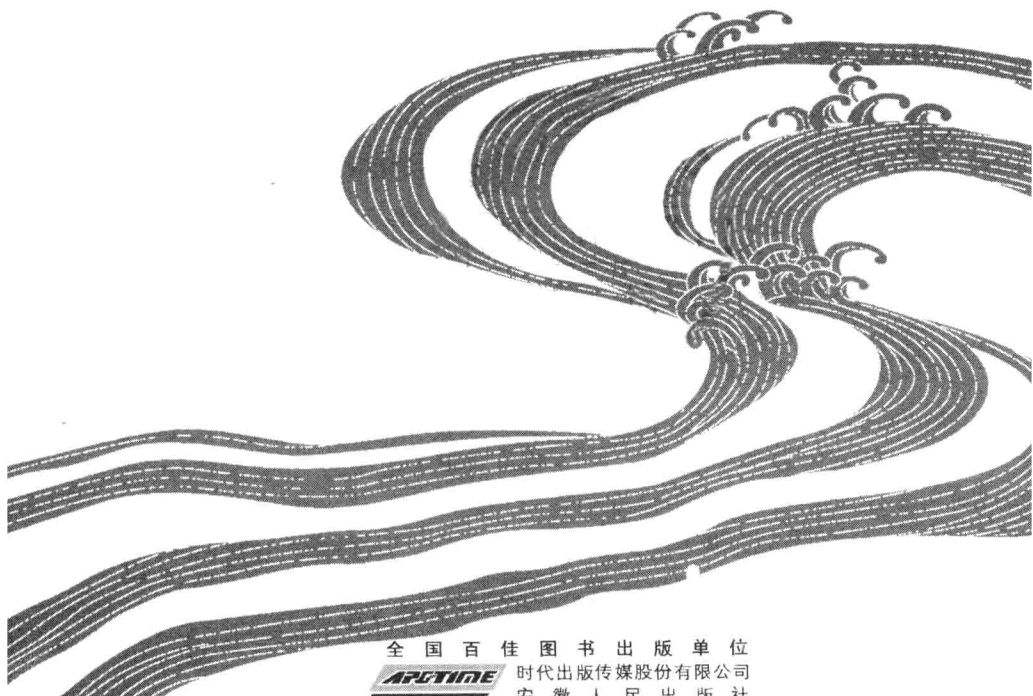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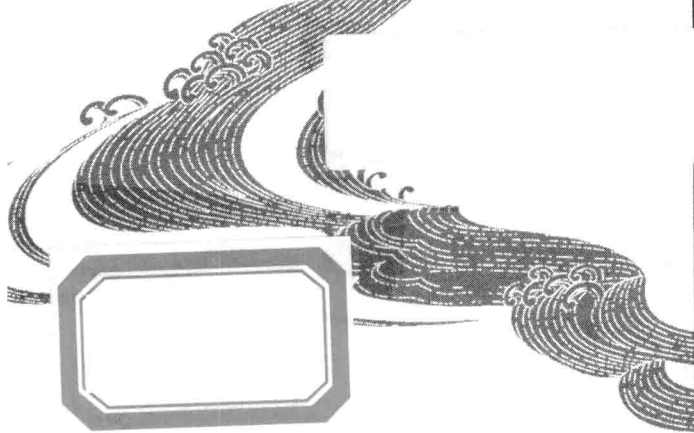




天謀霸主

德川家光

一日山冈庄八 / 著 张芸 白雪莉 /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川家光 / (日) 山冈庄八著; 张芸, 白雪莉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12-05521-9

I. ①德… II. ①山… ②张… ③白… III. ①传记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4728 号

书名: 德川家光

作者: (日) 山冈庄八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曾 丽 责任编辑: 武 学 张 科
责任校对: 张 科 责任印制: 范玉洁 装帧设计: 颜森设计 祝志霞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6769; 010-64264185 转 8067 (传真)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125614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6 字 数: 55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521-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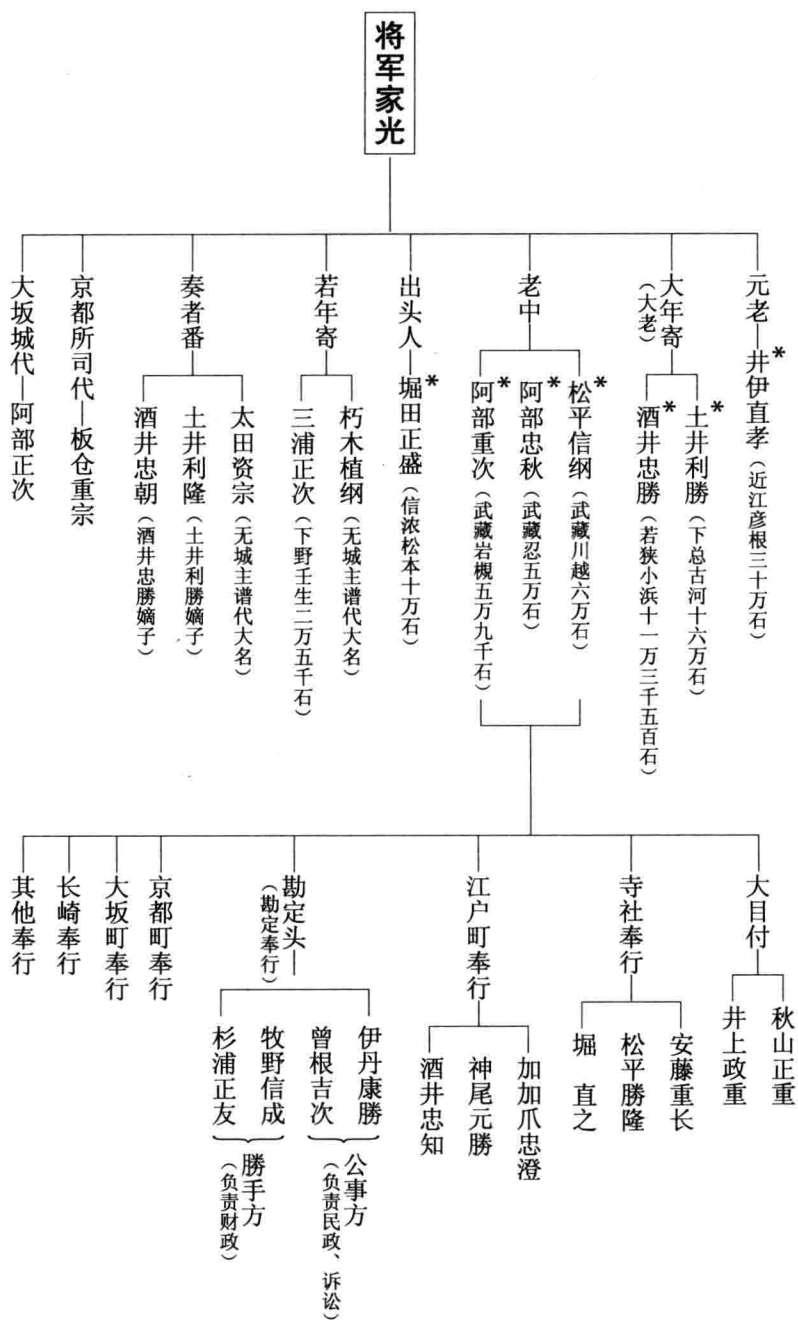
译者序

德川家光，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奠定了日本百年兴盛的根基；他也是一名冷静的军事家，执政时期，平定了幕府最激烈的暴乱；他同时还是一位无敌的海上霸主，可以令雄霸一时的葡军闻风丧胆。德川家光的功业震撼了日本百年，他本人也成为一代代君主竞相效仿的王者典范。

本书作者山冈庄八以从军作家的身份，转战各战线，花费 17 年的时间，创作了德川三部曲，其中以《德川家康》为代表，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这本《德川家光》是其中的第二部。本书描述了德川家光由一个体弱多病、说话结巴的柔弱少年，成长为顽强霸气、睿智过人的一代王者的历程。作者通过宏大的场面描写，细腻的文采笔触，勾勒了德川家光跌宕起伏、恢弘磅礴的一生。书中字里行间呈现着兵家谋略、经管之策、处世奇方、用人之术等，皆为政商必备，读过之后，令人拍案叫绝，受益匪浅。本书在日本一经问世，便被抢购一空。时至今日，仍是当红图书，销量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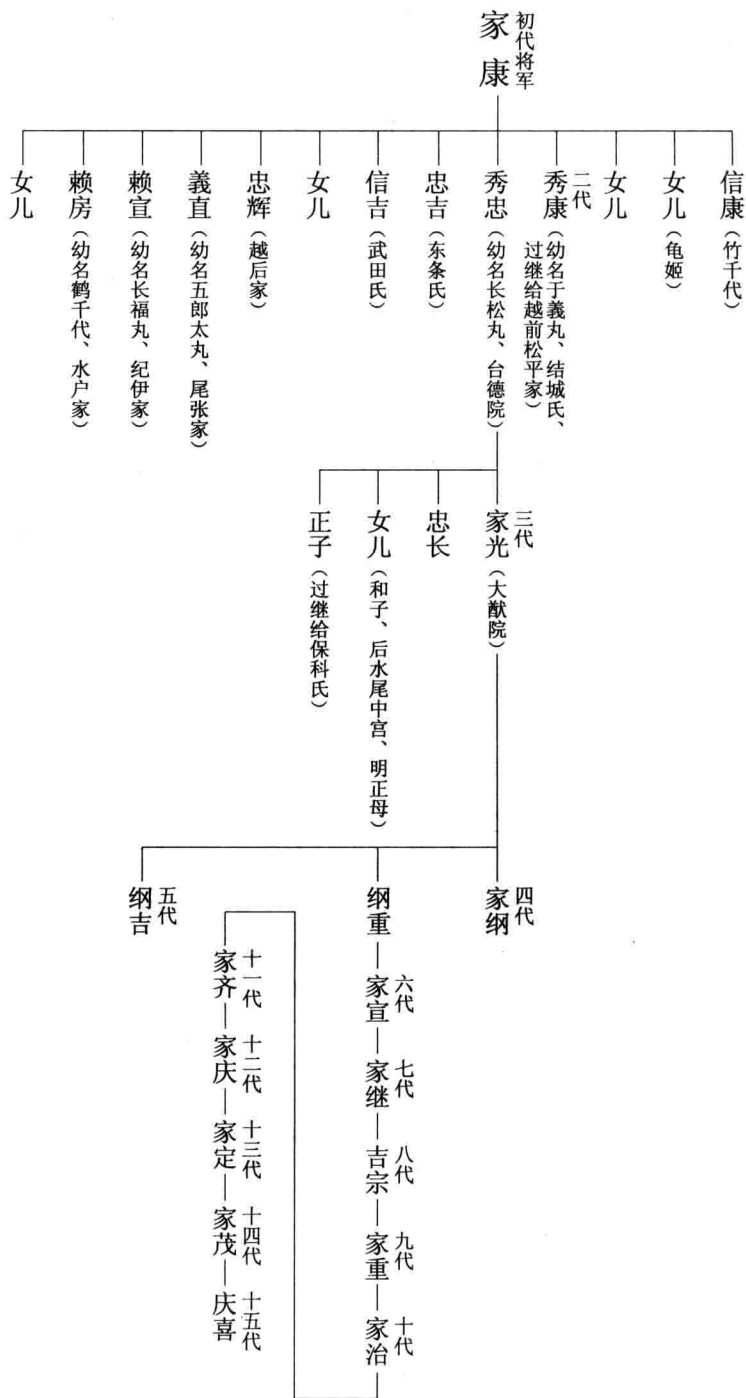
因此，能够翻译这部历史巨著，笔者感到十分荣幸。此译本是笔者和另一位权威译者共同翻译而成的。在翻译这部鸿篇巨著时，笔者翻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并向专家讨教、研究，凭借一生所学，将最真实、完整的原著呈现给读者，为读者还原了一幅幅历史画卷。但由于时间和水平的原由，书中难免有些疏漏，还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译者



*为具有老臣会议参会资格者

宽永十六年 (1639年) 时期幕府官员构成表



德川将军家谱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权位之争 /1

第二章 野心的旋涡 /26

第三章 改朝换代 /50

第四章 攻守之梦 /75

第五章 三十万上京 /99

第六章 时代的智慧 /123

第七章 锁国前夜 /148

第八章 天草之乱前夜 /172

第九章 傀儡战略 /196

第十章 智囊伊豆 /219

第十一章 天海天命 /242

第十二章 泰平人脉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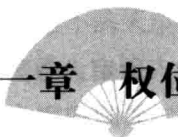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春日之争 /288

第十四章 瑞鹤降临 /312

- 第十五章 时代变迁 /336
- 第十六章 地之声，人之声 /362
- 第十七章 自转法则 /386
- 第十八章 人生结算 /409
- 第十九章 锦鲤之盟 /429
- 第二十章 天地之原理 /451
- 第二十一章 十兵卫之死 /473
- 第二十二章 生活伦理 /493
- 第二十三章 来者，逝者 /516
- 第二十四章 龙之遗子 /538

德川家光年谱（1604年～1651年）/560

第一章 权位之争



家光前去西之丸探望身体欠安的大御所秀忠是宽永八年（1631年）11月末的事。

其时，从进京的金地院崇传那里获悉：大御所的外孙，将军家光的侄女，明正天皇的登基大典顺利进行。此前，心情一直欠佳的后水尾上皇也摆驾到新落成的仙洞御所，最近，总算开始对身边的人展露笑颜。这些消息让家光不由得松了口气。

（最令大御所担心的，果然是和宫内的不合……）

何以见得呢？大御所获知他的女婿、当今上皇心情好转，和他突然病倒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并且因此一病不起。大御所病倒的日子是7月17日。9月13日，幼年女帝的敕使持明院基定，上皇的院使土御门春重来到了江户城。

家光的妹妹东福门院（和子）惦念其病情，特派他们前来探视。而诚惶不安出来迎接的父亲比旁边的家光还要紧张，病情也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

（——天下非自己亲手打下，正因此，父亲的心劳也定是祖父的两三倍吧。）

如此想来，家光经常会冒出这样的念头：身为守江山的二代、三代，真是一件烦心事。

该以怎样的仁慈统御万民呢？

身边亲信从早到晚唠叨的都是这个。

祖父家康制定的元和元年（1615年）公家法度中，第一条即指出：

“神国日本的皇帝乃抚育四海万民的地魂。”接下来的第二条又明确记载着：“——受任为淳和奖学院^①别当一职及关东将军者，三亲王之摄家、公家及诸侯，均受其支配。不得私征国徭，不得闻奏政事。天下失定，责在将军。”

当然，这个法度并非家康一人所定。为免除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承担实际的政治责任，当时的关白^②二条昭实和将军秀忠经过慎重考虑，共同制定并签署了该法度。

若天皇背负实际政治责任，以“亲政”的形式让朝廷直接承担平民的怨怒，万世一系，天壤无穷的国家道统则将难以为继。

长年的混战之后，诸侯们为了保全自己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拥有平定四方实力的除将军之外别无他人。所以，一方面将军承担所有的政治罪责，谋求天皇的万世一系，而另一方面朝廷则承认将军家作为“我幕府”而存在，将一切事务托付将军家办理。此乃公家法度的主旨之所在。

因此，幕府方面首先拥护天皇是因抚育四海万民而存在的民主思想，而一心一意致力于解决如何施行适合神州国体的仁政这一问题。

然而，总会事出意外。

如今，在京都五山^③这被称为紫衣事件，但最重要的后水尾天皇却因不满幕府独断专行愤而退位……

众所周知，将大御所秀忠第七个女儿和子娶入中宫的就是这个后水尾天皇。然而也正是他，在三十四岁的壮年之际，又早早地让位于大御所秀忠的外孙女，七岁的兴子内亲王。

让位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幕府的僧官金地院崇传强行剥夺了大德寺及妙心寺住持的紫色法衣，而这两家寺院都是由天皇特许，享有纶命住持的传统。

京都的禅寺，习惯上分为纶命住持的寺院和钦命住持的寺院。

纶命是指通过天皇的敕命来任命住持的寺院，而钦命则是指听从足利

① 淳和奖学院：淳和院是退位天皇的居所，奖学院是贵族子弟教育机构，别当指院长一职。

② 关白：日本天皇成年后，辅助总理万机的重要职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丞相。

③ 京都五山：后西胡天皇推行建开新政时，命名的五所寺庙，是支持足利幕府的主要力量之一。

将军的命令。

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因此，天皇恐怕也是应大德寺、妙心寺所求，授予两寺主持代表最高僧位的紫色法衣。

偏偏崇传本人也是僧侣，他不满天皇滥授紫衣，认为“两寺住持过于年轻不宜授以紫衣，况且他们修为尚浅”。

禅宗有公案透过的讲究，崇传以修行透过须及一千七百则，修行年龄须过三十年为由剥夺了天皇诏准的两院住持紫衣，这一来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所谓政治，并非只需理论和权力即可实施。在这点上，虽都被唤作黑衣宰相，天海和崇传作为政治家的素质却有着天壤之别。

崇传以和公家法度几乎同时出台的寺院法度为依据，用严守法律的名义向秀忠父子施压，结果酿成了天皇让位的乱子。

这个问题，该让秀忠有多痛苦呢……

不过，现在秀忠的心绪已越过了低谷。那时，将接连不断强硬地向幕府陈情控诉的大德寺北派代表分别流放才一举解决了这次事件。泽庵被流放到了出羽上山的土岐山城守赖行处，玉室被流放到了陆奥鹏仓的内藤信照处，东源被流放到了陆奥的津轻，单传被流放到了出羽的由利。

此事平定之后，作为儿子，家光开始想着手解决父亲的第二个心病。

（父亲的第二个心病，就是骏河大纳言的事吧……）

家光的弟弟骏河大纳言忠长，如今，谨遵父命蛰居甲府。恐怕这是父亲最后的烦恼，却顾虑身边的重臣们，而未曾开口提及。

家光带着酒井讃岐守忠胜和柳生宗矩二人急急赶往西之丸。

宽永八年（1631年）11月，是年家光二十八岁。其时，江户城内的壕沟之间已覆上了一层薄冰。

二

“父亲大人，您感觉如何？家光今日只为单独聆听父亲的训诫而来。”话一出口，家光有些发窘。

（为何自己如此不懂修饰言辞呢……）

这么说，岂不是如同宣告自己已经预知到父亲将不久于人世吗？

家光正反省之时，秀忠挥手召唤侍女扶自己从被褥中坐了起来。

“其实，我也正有话一定要交代将军您，一直想着有时间要说给您听。”秀忠虽然正襟危坐，但说话已然欠缺了条理。

看到这般光景，家光更觉狼狈，不停地用火钳拨弄着放在两人之间的火炉。

“父、父亲大人，有、有话要说。其他人等，暂且退下。”

家光原本说话就快，现在又加上了结巴。在等着大家退去的时候，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一会儿看看天花板，一会儿拍拍灰尘。

秀忠的卧房放有三个火炉。其中一个火炉上，煮着保温用的热水，静静地沸腾着，发出“呼呼”的如风吹过松林的声音。

“父亲，那么，就请您先说吧。”

“不，请将军您先说……”

“没、没关系，您不用客、客气，尽管说就是了。”

“不，那可不行。今后肩负重任的是将军您。我的事情说成是私事也不为过。”

话被父亲这样推了回来，家光总算下定了决心。他就是这样，无论什么事情在作决定前总要花很长时间来考虑。

“那、那我就说了。祖父权现^①大人活到了七十五岁的高龄。和权现大人相比，父亲大人正值五十三岁的盛年，是不是多少对自己太过悲观了些？”

“您这话言重了。权现大人是无人可比的。这是圣人跟凡人之间的差别，我自是汗颜，但也只能请您恕罪。”

“父、父亲大人，您自是长寿之人。然而，请容儿子斗胆一问：今时今日，父亲最放心不下的却是何事？这是儿子首先想要知道的……”

话刚出口，心中便又觉不妙。

家光的口拙主要是幼年时期的口吃造成的。由于口吃太严重，导致如同能狂言的台词般，不加断句则说话不能继续。心里念叨着说不下去了，嘴上却早已脱口而出，最终，养成了家光单刀直入的急性子。

① 权现：指垂迹之化身。属于日本佛教之专称语。即将日本固有之诸神，视为佛菩萨之垂迹，而于诸神附以“权现”之称，以显示其为佛菩萨之随机应化，异于普通之神祇。此外，日本天皇亦曾以“权现”为敕许之号，德川家康即被后水尾天皇赐予“东照大权现”之号。

他的母亲浅井氏嫌他不雅，最为讨厌他这一点，父亲秀忠也经常不给他好脸色看。

但是，今日的秀忠脸上看不到以往的神色。

“问得好。关于此事，先要确认一点。您请先看看这个。”

秀忠弯腰从被褥下取出一张小纸片。

不愧是秀忠。即使睡眠中想到了什么也会记录下来，以免忘记。如此看来，被褥下面应该还有不少其他用于记录的纸片。

家光故作镇定地展开纸片，又重新看了看父亲的脸。

纸片的最上面写着“松平忠辉”和奉命谪居在信州的叔父的名字。接下来，写着尾州^①义直、纪州赖宣、水户赖房。这三人虽是秀忠的弟弟，但却远比秀忠年轻，与家光年龄相当。

“这、这是什么？”

“对这四人的才能，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秀忠将两手平放在膝盖上，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能撼动天下的并非理法，此乃秀忠时至今日的领悟。能撼动天下的首先是人，其次还是人。这是人的世界，它会变成什么样也由人来决定。因此，我想听听将军的见解。”

“嗯……”

“我秀忠，一直希望平定纷乱，将太平安定的天下交给将军。”

“原、原来如此。”

“只是，搅乱时局之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外面的敌人容易对付，身边的敌人却难以处理。换句话说，敌人其实就在将军身边……这样的问题，性急地擅自决定是不行的。”

“这、这么说，这些，都、都是敌人？”

“如果是呢？这些人都是将军的近亲，若是掀起反叛大旗，您将如何处理？”

“嗯……”

家光又一次开始喃喃低语，同时，他的脑子第一次开始飞快运转起来。家光的头脑一旦开动，就能以非凡的速度思考出答案。

① 尾州：尾张的俗称。

（原来，父亲认为我的敌人不在诸侯或平民中，反而是不满我继承将军之位的骨肉至亲……）

若真是这样，那也只能如此作答了。家光心中正琢磨着，嘴巴已经如同痉挛般动起来了。

“第一个造反的人会是……”

“假设是忠辉呢？”

“斩、斩！”

“呵呵，真是勇武的决断……接下来，义直呢？”

“斩、斩、斩。”

“嗯，当然。接着是纪州赖宣呢？”

“抓、抓、抓起来，流、流、流放到八丈岛。”

“原来如此。是学镇西八郎（源为朝）的例子吗？那么，最后是赖房呢？”

说到这儿，父亲抬起视线，微带忧虑的眼中，闪出些许光亮。至少，在家光看来是这样。

“赖房的话，就在这城中，设、设一个禁闭室，暂由我家光亲自送饭，对他进行训斥。”

家光觉得，听到这个答案，病中的父亲的表情应该会缓和些许。然而，恰恰相反，秀忠的眼中霎时涌出了泪水，一滴接一滴，恰好落在他端端正正放在膝盖上的手中。

“父、父亲大人，您是不放心吗？”

“不不。如此一来天下就能太平了吧。斩掉两个，流放第三个，训斥第四个……惩罚因人而异，真是用心良苦。只是……”

“只是？”

“权现大人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痛心不已吧。忠辉也好，义直也好，赖宣也好，赖房也好，哪一个都是权现大人舍不得的爱子啊。”

“假如，假如，父、父亲大人，假如是您的话，您、您又会怎么做？”

提出这个问题，既是家光本性使然，他也真的想知道父亲的答案。

实际上家光对秀忠并无多少敬畏之情。他虽然对祖父家康满怀景仰，但极其反感父亲的性格，说成是某种不耐烦也可以。

正因如此，家光向父亲问话的语气，眼神，都变成了像在质问优柔寡

断的家老（将军家重臣）般尖锐。

江户幕府末年的胜海舟，曾把家光比作不能松手的“烈马”。实际上，家光只有在觉得别人曲解了自己的好意之后才会变成烈马。

然而病榻上的秀忠，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态度。

“如果是我的话……”

秀忠眼眶湿润，平静地接受了家光的问话：

“不管是一两个，还是三四个，都要和大臣们仔细商量过后再作决定……我肯定会这么回答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对定会为此悲痛不已的权现大人应尽的礼节。”

家光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突然往前探出身子，

“父亲大人！家光已、已、已经二十八岁了。不要再唠唠叨叨这些老生常谈的说教了。比起这个，为什么不直、直接，痛、痛快地说呢？实际上您在意的是骏河大纳言之事。”

因为家光的语气显得异常着急，让原本紧张的气氛更添了一些焦灼。

“骏河大纳言的事……不，首先要和大臣商量之类的事，不用您说我也明白。正是因此，我才想知道父亲大人的真实心意。您真的认为，只要重臣们说杀就杀也可以吗？家光我可不这么认为。您不要顾虑太多，尽管说吧。”

家光的语气变得越来越激动，而秀忠只是茫然地回视着家光。

三

家光十七岁加冠成年，元和九年（1623年）7月27日受命继承将军之位，已是距今八年的事了。

那时的秀忠只有四十五岁。然而家光刚随忠长的兄弟上京，秀忠就在7月27日宣布退位，成了大御所（对退位后的前将军的称呼），并在当天即向家光通告了其将领旨即位一事。不愧是做事一丝不苟的秀忠的行事风格。

此时，家光之弟忠长也同时获封了从三位权中纳言^①之职，接下来，

① 从三位权中纳言：日本官职从正一位往下，每一位分正、从两个等级。中纳言为辅佐大纳言的官职。权官则是与正职官有分别但有同样权力的官员，当正职官不能充任或无空缺时，另行添加的官员。

在宽永三年（1628年）8月上京的时候，又被封为从二位权大纳言，领有骏河、远江两地，自此被世人唤作骏河大纳言。

将军家光和骏河大纳言忠长两兄弟，在二人分别被叫做竹千代、国松的幼年时代开始，就总是互不相让，一直到家光被确定为世子之前，关于究竟哪位才会继承将军之位的各种流言都源源不绝。

宽永八年（1631年）4月，骏河大纳言忠长突然接到命令，从骏府移居甲府，在家中蛰居禁闭。

那年的4月，秀忠作为大御所依然精神矍铄地掌握着将军府的实权。

秀忠突然命忠长移居甲府的理由，家光心中自有分寸。

母亲浅井氏最宠爱的忠长现在仍然在什么地方大肆地诋毁兄长家光。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为：在个人才能方面，弟弟忠长远比家光优秀，却被无理地从将军家世子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心中自然愤愤不平。

总之，自从生母浅井氏辞世后，忠长如同变了个人似的，彻底颓废了。

忠长最不满的是，他总认为自己的手下和哥哥的手下（付家老，傅役）实力相差太过悬殊。

哥哥那边聚集了土井利胜、本多正纯、酒井忠世、酒井忠利这些德川家第一流的人物，而自己这边却只有鸟居土佐守成次、朝仓筑后守宣正等二流三流的角色。主人的大业是需要家臣来成就的。如此一来，自己被哥哥的谋士们包围着，毫无施展空间。忠长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是由于宠爱自己的母亲的过世，而父亲这样的老好人是不会明白折断翅膀的雄鹰的哀鸣的。于是便开始了沉迷酒色的生活。

对于此事，家光在某些方面反而对忠长相当地佩服。

“不愧是聪明绝顶的骏河大纳言！”他心想。

战国时代不曾有过的太平盛世开始扎根，各种集团的壁垒开始密密麻麻地布满四周，不禁令人感到窒息。而这绝非忠长一人的感受。忠长确实看透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家光和忠长都是人，贤愚并无大的差别。可是在家臣的质数上，家光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家光身边聚集的都是万中挑一的能人，在谋略、战略、武略，乃至技艺、外交、学问各方面都是一等一的好手。无论大纳言的声势如何浩大，家臣都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

打个比方，不管忠长的家老鸟居土佐或朝仓筑后提出多么好的意见，

只要被江戸城内土井利胜喝骂一声，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能灰溜溜地退下去。

所以，忠长借酒浇愁，酒后乱性之类的事就不难理解了。

即便如此，忠长也有点胡闹过头了。

在浅间神社地界内，一次猎杀数百只作为神使的猴子之类，斩杀身边侍臣之类，不，不止这些，听说还有亲手杀死路人的残暴举动。

因此土井利胜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而家光在一旁静观事态发展。

土井利胜如同忠长在神社境内猎猴一般，对忠长展开了围猎。他伪造了一封写着忠长有谋反之心的书函，在外系大名^①之间传阅。在阴谋诡计方面，土井利胜确实是略不世出的奇才。

伪造的谋反信在大名中传阅了一遍之后，毫无反叛之心的大名们慌慌张张地将信原貌呈递给了幕府。这一切，早就被忠长看穿了。

“……这，不过是土井的小把戏罢了。”

忠长对此一笑而过，随手便将信丢在一边，不再理会。

而最大的陷阱就藏在这弃之不理的行动中。土井抢先一步向秀忠报告了此事，说骏河大纳言扣下了可疑之物没有上交。老好人的大御所没有办法，只能强忍心中怒火，下令骏河大纳言由骏府移居甲府。

（这一令人费解的顾全父子情面的举动，也是源于秀忠的懦弱。）

家光也有同样的疑虑，因为他知道祖父家康也曾有命越后的忠辉蛰居深谷的先例。

为了天下，即使自己的儿子也不能放过……父亲家康的以天下为重的悲壮形象历历在目，秀忠同样把自己的儿子放逐到了远地，可是，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宠爱的儿子，所以，到底该如何决断才好，秀忠茫然无措。

家光就是看秀忠已经时日无多，所以特地跑来向他伸出援手。

（完全不顾家光的一片孝心，自顾自地说着敌人在内部之类的话，装腔作势……）

家光觉得又伤心，又可笑，牙痒痒得恨不得一把抓住他。

“父、父亲大人！”

家光面对一脸茫然的父亲，语气又开始变得咄咄逼人。

① 外系大名：指旁系诸侯。